

震荡心灵的声音

——走近刘泽安及长篇儿童小说《爷爷的唢呐》

□ 何军林(重庆)

认识刘泽安已经多年，最初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工作有交集，打过几次交道后，才知晓他不仅是一名公务员，还是颇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媒体人，自己业余也进行文学创作，对文学的事还算敏感，认识一些或专业或业余的作家，但刘泽安是自己认识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当时很是讶然。

过去自己压根不关心儿童文学，刘泽安却让我第一次关注起儿童文学，想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写作。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僻远乡村的作家，刘泽安跟很多有乡村背景的作家经历类似，通过苦读书跳出农门考上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后机缘巧合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历经辗转升迁一直到今天，唯一不变的是始终怀揣着文化梦，且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很多有乡村经历的作家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有的盯着乡村进行创作，便成了乡土诗人、乡土作家，有的把视野拓展到城市甚至更广大的范围，便成了拥有另一类称呼的作家。刘泽安无疑属于始终盯着乡村的作家，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盯着乡村儿童群体，长期进行诗歌、小说、散文创作，最终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儿童文学世界，散发出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

都说文学这条路不好走，儿童文学更艰难，因为关注的人更少，但刘泽安却在艰住中走出了意气风发的气势，他曾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作品入选《小说月报》《儿童文学选刊》《中国儿童文学年度选》和各种儿童文学作品集，出版有儿童诗集、散文集《风筝上的眼睛》《守望乡村的孩子》《慕上一条江》等九部，曾入选重庆市文艺扶持项目，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重庆儿童文学奖等十余种奖项……也许作家不需要头衔，但作家需要作品，作品才是作家的底气和荣耀。这不，也许是巧合，今年六一儿童节刚过没几天，自己便意外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刘泽安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爷爷的唢呐》(重庆出版社，2024年4月第一版)。捧着书本，打量着封面和书名，自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瞬间想起刚刚过去的儿童节，想起自己的儿童时光，想起曾在乡间听过的一声声唢呐……怎么说呢，通过封面和书名，自己居然生出了一丝乡愁。

本以为儿童小说吸引的只是儿童，没想到自己这个成年人读《爷爷的唢呐》也津津有味。可以说，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完整阅读过的一部儿童小说，让自己倍感惊讶。整部小说故事流畅，细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鲜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佳作，无论是孩子们还是成年读者，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共鸣，感受到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生活的热爱。

整部作品以重庆市綦江区永城中学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王良红军中学为切入点，讲述了四个学生以王良军长的红军精神为指引，组建永城唢呐吹打凤凰组合，刻苦训练，努力学习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城唢呐吹打技艺，并将之发扬光大的逐梦故事。全书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红色文化中国与乡村振兴，并将綦江地方民谣、綦江农民版画等綦江特有元素融入到图书的内容与设计中，地域文化特色浓厚。

应该说，《爷爷的唢呐》是一个关于传统音乐传承的充满童趣的故事，更是一幅关于乡村少年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成长与蜕变的写照。在作者如诗如画的笔触下，綦江区永城中学成为一个充满音乐韵律、情感波澜与智慧火花的世界。在这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交织，少年成长与文化传承和谐并行，共同谱写了一曲绚丽多彩的乐章，不仅荡气回肠，而且富有诗一般的质感。

在书中，作者将地方民谣作为故事的主线，力求让每个细节都生动鲜活，让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作者尽力让故事贴近生活，让人物贴近读者。于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且富有个性的人物跃然而出——

牛老师，这位怀着深厚传统文化情结的语文老师，毅然投身唢呐吹打艺术的传承事业，成为学生们学习唢呐的引路人；大爷爷，作为唢呐技艺的传承者，他吹奏的唢呐声，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他的坚守与执着，不仅让唢呐一技之艺得以传承，更在无形中影响了周围的少年们；凤凰组合——牛雨菲、肖萍萍、陈绍渝、潘贵远，这四位各具特色的乡村少年，是小说中的璀璨星辰。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与经历也各不相同，但都在唢呐吹打的过程中找到了共鸣，如何追求梦想、传承文化、实现自我成长。都说“千年琵琶万年筝，唯独唢呐震乾坤”，在小说《爷爷的唢呐》中，一把小小的唢呐代表的是薪火相传的技艺传承，本，打量着封面和书名，自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瞬间想起刚刚过去的儿童节，想起自己的儿童时光，想起曾在乡间听过的一声声唢呐……怎么说呢，通过封面和书名，自己居然生出了一丝乡愁。

本以为儿童小说吸引的只是儿童，没想到自己这个成年人读《爷爷的唢呐》也津津有味。可以说，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完整阅读过的一部儿童小说，让自己倍感惊讶。整部小说故事流畅，细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鲜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佳作，无论是孩子们还是成年读者，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共鸣，感受到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生活的热爱。

那些捆绑着稻草、挂着药水瓶的花木，被立春的风声，渐渐在街头叫停。满大街怀揣倒春寒阴影的人，抬头看见抵达春天的桃花，自愧不如草木。

如此汗颜的人，换上春风浩荡的礼服吧。站上新的戏台，充当什么角色，该怎么出场。冻僵的身心，还躲在一场大雪的凛冽中出不来。张嘴或闭口，都不是春天的台词。

尘世搅浑的镜像，肉体 and 灵魂的退化。让满世界跑堂的人，不知道明天抵达的地方。睡梦中的白桦林，在春风中翻腾起来。一地草木，极尽所能的荒凉和繁盛。

在生与死的诉说中，必须撕去陈旧的门神。除夕，在一屋说话的福和红灯笼。一个个倒立活着的福字，一封封呐喊的爆竹。一张张忙乱的大脸小脸，跪接天地。

村外山前的田野，疲于奔命的溪水。能唱会跳的蜜蜂蝴蝶，桃红梨白的台词。时有时无的雨水，扶着一张躬身大地的犁。怎么说，也来一场满身泥土的诉说。

副刊

李墨十年诗自选(18首)

□ 李墨(重庆)

面对

人一出生,就面对许多问题。出于本能亦或辅助,在爱的怀抱中丰满羽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顺风顺水者寡。屋漏偏逢连阴雨者众。不如意十之八九是放任,自弃还是隐忍,搏击出世,入世,因人而异。谈笑间,取决于自己的储备和容积。

神话

传说,远古天地混沌有个帝麦,鸟首人身驾风车龙撵,娶三房太太生十个太阳,十二个月亮。盘古、后羿、共工、伏羲只是神人共存的分支。少昊也是他的血脉。被黄帝收编,共同打败蚩尤。从此开辟华夏文明。厌倦了战争,杀戮人性的贪婪。带着庞大的家族淡出三界,退隐东夷鸟国。神,人,从此永远分离。只有一本山海经,遗存若有若无、神出鬼没的神迹。

做个有趣的人

做个有趣的人有多难。琴棋诗书画，花鸟鱼虫才华易傲，易网名利熏心，熟神善辩，巧言，不一定幽默。至少你得撑直腰，不为稻粮谋，不板着脸说话，昧良心做事。为达南山不择路径，只养马匹，光种菊花。旷达风雨霜雪，冷暖人情。认清你与世界，如何保持与太阳，月亮乃至宇宙恰当的距离和关系。

说明书

女人,可以不靓。男人,可以不帅。别只在意,离经叛道的长发,胡须,和长裙。写诗,就像劈柴。沉睡的斧子,悄然醒来,猛然一下,击中了。几十年囤积的焦虑和固执,炙烤灵魂,烧得过高,驱散黑暗与寒冷,比较靠谱。管用,就像今夜的月光。

庸常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

生活单调、庸常。需要找寻一些新鲜,唤起生命的波澜。

带外孙逛街,散步。超市购物,喧嚣中买一时痛快。日渐佝偻的身影,充耳不闻溺爱的责备。仿佛爷辈的柔慈,刚好缝补皱纹的缺憾。

约三五亲朋,出行在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走一走。垂钓野外,楼馆小叙。去泡菜,添情趣。微醺之后,挥洒曾经少壮的激情和壮语豪言。

好汉不提当年勇。人生如意否? 须尽欢。圣贤孤独,寂寞。凡夫俗子贪恋凡尘烟火。涣漫,闲散,放任。撤除栅栏,缓慢梳理。那一缕彼此的勾联和安慰。

抽离瞬间,我们太渺小

如果一个人的容貌、体型、体质,是上代乃至家族DNA的复制、遗传。它是那么的随机与偶然。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思想、意识,一定会打上环境、时空选择、强制的烙印。它是那么的机巧与必然。像宇宙、自然、生物一样神秘,变幻,繁复,绚丽多姿。而当试图把一个人的命运,从整体中抽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那将是一片空白。根本分不清、找不着灵魂和肉体。只能把星球还给宇宙,把生物还给自然,把人还给人类。把历史的浪花还给艺术的河流。才有可能窥见本质和真实。一切都是幻象,就像个体的生灭,在整体的裹挟下,犹如一粒尘埃。一个气泡,一场春梦。“人类刚思考,上帝就发笑!”

不安的静有多么的危险

同样听到,新年的鸡犬啼叫。同样看到,枝头的花香鸟语。同样嗅到,小河的杨柳春风。同样碰触,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万人空巷的热闹,与门可罗雀的冷清。被一场瘟疫神话,反差。这不安的静,忐忑。焦虑。它何时爆炸。人类真的无罪。我们只得接受这次禁闭。

二月,我再次亲近了祖国

有生以来,庚子年的春节第一次被飞沫和病毒梗塞。口罩,成了送给春天的奢侈品。一些团聚和拥抱,僵持在隔离的拘束谨慎之中。正常的节奏被按下了暂停键。国家一级响应,有组织,有步骤有效率的抢救,扑灭。骤然混乱恐怖的疫情逆行。志愿。捐献。祈祷。祝福。同仇敌愆的奋勇和团结。一致鼓舞我们筑起铜墙铁壁。

生死考验涌现出无数中华民族脊梁和铮铮铁骨。当你与钻石公主号比较,让我们再次激动和温暖。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体会无比安全和快乐幸福。

自由,像握在你手里的缰绳

心驰,神往,草原无垠。微微抬手,摘下满天星斗和蓝天白云,昨夜疯狂席卷毡房,晨曦微漾宿醉。烂漫放任,如信马由缰。恰似胸腔绽放豪情。抚慰一脸幸福的格桑花。堪比梦里腾云,醉中舞剑。雾中赏花,灯下翻书。自由,像万张鱼嘴轻啄。风驰电掣,生命节奏。像握在你手里紧紧赶慢跑的节奏。

和解

日月穿梭，世事轮回常新。花朵自然打开。飞鸟划过天空留下擦痕。做想做的事。见愉悦的人。风霜已然染红枫叶。对它者的欲望，奢渴。放轻松放缓脚步。放平身段视角。我的眼神越来越像。父母在世，看我的眼睛。多了慈祥，少了悲悯。身在佛乡，三缄其口。懒于苛求自己。指责旁人。我与世界达成妥协与默契。

老支书

老支书叫李巨久。做了几十年的村支部书记。在古泥沟大人小孩眼里。算得上咳嗽一声能静场。吐口唾沫似颗钉。每逢重大庆典。站上主席台。扯开嗓门讲上一阵。虽然,声音有点沙哑。最末一句:听从上面的。我们古泥村不赶人前,也不甘落人后!有时,在广播上。给全村发诸如劳务派遣。公粮统购、计划生育通知。邻里边角地界争斗。谁家有个扯筋擦皮。只要他一出马。定能手到擒拿、捋平捡顺。唯一的缺点。私下给超生游击队跑风漏气。

裁缝

大队部的三间大瓦房。推销店居左。医疗点居右。老支书居家办公。居中留给了裁缝铺。刘裁缝是个“干精精”的老头儿。说话风趣、幽默。见了漂亮的小媳妇。说一些俏皮话。一会叫你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不是在下摆。是他拿着软皮尺。在量衣裤的尺寸。

逢年过节。缝纫机的嘀嗒声响半夜。

豆腐客

叫他豆腐客,他装聋。叫他五爷,就有回应。在生产队做豆腐。手艺出众得此名号。附带领养了一头耕牛。加挣工分。有天傍晚。我站上风箱。趴在灶台(生产队做豆腐的大灶)。津津有味看家家(外婆)给我弄(煮)夜饭。突然,感觉有只手在后面摸我屁股。家家笑着说:乖孙别怕,刘五爷来喂牛。他当面尽说我将来有出息的好话。背地里糟蹋我。巴着五保户吃百家饭。虽作古已经多年。那时候我就记住了。两面三刀的面孔。

黑乌棒

黑乌棒，姓徐。身材矮瘦，面容乌黑。还不足得此雅号。跟他父亲学打渔。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一团铺盖网，撒下去。他一味头沉底，踩网脚。一口气可以在水里憋十分钟。节省了几只鱼鹰钱。为此，媒婆给他撮合了门好亲事。那时，办一桌婚宴。只用8两肉，3天杀了2头猪。闹房的大人说:新姑娘纤巧，妖艳。狗日的眼睛会说话，酒窝淹死人。一语成谶，黑乌棒中年夭折。

骗猪匠

儿啊,你要是读书不上心。考不上学,不要紧。你娃就去当兵,深更半夜站岗执勤,头顶烈日打靶。冰天雪地下操,一身绿军装。像老汉当年一样。要多威武,有多威武!

当兵呢,还不是像你那样。到时要退伍,得转业。跟你学弹棉花吧。怕像他公那样,伤肺。母亲说:石匠要上山。大锤楞把重,怕伤到手脚。木匠要上梁,房椽楞把高。万有一有个闪失,摔个残废。干脆去学蔑匠,轻巧!

轻巧倒轻巧,遭孽那双手。家家说:他娃从小喜欢盘弄泥巴,就学泥瓦匠。泥巴软和,就是烧窑恼火。要熬三天三夜。么舅喝了几口酒。跟我们生产队王骗匠学跟猪,骗了猪儿和鸡仔。还有“烤蛋”下酒酒。

花和叶:大地工程(组诗)

□ 黄官品(云南)

转眼稻田里的蚂蚱,也弹着大长腿跳出来。

面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风雨。万物生长的大地,由不得你坐下来。细想,一片片上了色的田野。俯身抬头间,已蒂落瓜熟。一行行往南的大雁,满目苍凉了的天空。屯了足够的霜雪,刮来改朝换代的风。

花和叶:大地工程

从立春到雨水,揭去贴关节的倒春寒膏药。万物进入由枯返青的天气,一只静卧云天的神兽。腾空跃出,布下大地怀春的一桌桌喜宴。

春雨纷纷的原野,伸腰的灌木林,松口的江河水。山道旁浑身长满刺的黄连、火荆、棠梨刺。也捧出一脸苦笑的小花朵,一片欢呼声。

谁也经受不住了,一阵阵春风仰天浩荡的号角声。仿佛一夜之间,加载升级的天空和大地。让万物和人,步入生机盎然的程序。

房前屋后,桃氏,梨氏,杏氏,李氏。左邻右舍,王家的女、李家的儿、张家的孙孙。

花和叶:大地工程(组诗)

□ 黄官品(云南)

还原模糊了的乡愁,那些瓜熟蒂落的句子。拼凑的天空,兜里袖口的泥,苦的甜的平分。

光阴帖

山茶,冬樱,腊梅,迎春。依次登场,一场场冰雪暖起来。立春的风,吹开了村口的桃花梨花。春分、清明、谷雨的云飘过,枯褐的柳树。铁质的银杏,溅起了点点滴滴绿意。一幅幅水墨画里,飞出一群群鹅黄的芽儿。

才几天,千千万万的小手丫丫。笨拙地抚摸天空,吃奶似的。噌噌噌的吮吸声,描出春天的轮廓。眉目成形的叶伞,一把把打开来。从房前到河边的果园,遮天蔽日的绿荫中。樱桃、桑葚、杨梅,不知不觉红了。

枝头挂满一个酸甜口味的夏天。荷花们集体梦见,一池塘的美。乡亲们没等下地的那口气,喘过来。田间地埂爬来的瓜藤,开一朵朵黄花。房前屋后架上的豆荚,鼓起青蛙的肚子。

窖藏体内的故乡

每次回乡下,酒后泡一壶茶翻出的泥巴。井底的月亮,旋转的陀螺,墙头的草,鸟巢的蛋。将一群满额皱纹的人,从褪色的村庄揪出来。

白荡荡的水田,蛙鸣的夜空,模糊的课本。挂牛角的书包,紫红的藜藜,搅浑的小河水。爬上红土墙黑瓦房的炊烟,一次次跑上天躲起来。

一群群从稻田惊飞的麻雀,凭空追着一朵云。飞到晒谷场边的梨树上,忽起忽落。叽叽喳喳,反复试探,一顿日落黄昏的晚宴。

梨园斑斓的落叶,一阵阵风信笺的催促声。预告冰雪的消息,无需意义的童趣和喊叫的快乐。一个个渴望迷茫的眼神,赋予草垛神性的光芒。

那时,没有一个人会想象老了的模样。明天的风,会随树叶掉地上,还没出门的云雾。山崖阻断的低洼处,总流出一口水命的水。

用石头压在山顶的那朵云,已不需要故事了。用竹竿捅破的那块天空,已不需要缝补了。用月亮画的那个姑娘,已不需要嫁妆了。

一场场,从头到脚渗透屋檐墙脚的暴风雨。噼破嗓子的雷声,炸裂的闪电,冲了龙王庙的洪水。至今想起,那一群群逃不出弹弓石子的麻雀。

还一幕幕,扑棱棱的从体内飞出来。